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孝感天 第七回 進京會試兄弟巧遇 得中狀元闔家團圓

窮在鬧市無人問，富在深山有遠親。人情猶似一張紙，可見時人敬時人。

話說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元旦之後又到元宵。過了燈節，正月將盡，濟南府孝廉朱老爺帶著家人，乘馬奔沂州李家莊而來。到了李家門首，顏國順一同李天賜出來迎接，至客舍落坐。李天賜命人鋪氈，要行節禮，朱老爺相攔再三，方罷。顏桂香率領使女前來叩頭。朱老爺不能近前去拉。小姐行禮已畢，口尊：「爹爹，母親在家安好？」朱老爺笑答：「無恙。」顏桂香說：「此客舍非是講話之處，請爹爹到女兒房中敘話方便。」朱老爺聞言，隨同親家並他夫妻二人來到顏小姐房中。顏國順和李天賜甥舅相陪，分賓主落坐。不移時茶酒並集，佳餚畢具。酒席之間，朱孝廉說道：「我此來，一則前來看一看你們夫妻，二則為是大比之年，聖上有旨開場會士，我前來所為考試之事，翁婿一同進京去會試。若一步僥倖，連登及第，豈不是好。」大家聞言，皆都樂意。李天賜預備行囊，顏小姐苦留朱老爺在李家莊住了數日，李天賜陪隨朱老爺赴濟南。顏國順父女二人相送至門前而別。他翁婿各占鑿乘驢，非止一日，到了濟南朱府。歇息了三日，他翁婿從濟南進京會試。

正是二月天氣，正好行程。曉行夜宿，饑餐渴飲。有話則長，無話則短。一路行來，非止一日，到了京都，進了彰儀門，來至冠花巷。見一客店，牆壁上寫「安寓客商魁元行台」，觀罷，翁婿一同下了坐驢，家人接韁繩，牽馬進店。店中小二迎出，口呼：「老客是應試的老爺們嗎？」家人回答：「正是。」店小二說：「方才有二位少年舉子占了上房。」朱老爺說：「廂房亦可。」忽見從上房走出二位少年舉子，形容相貌一樣，分不出那一個大，那一個小，皆是天庭飽滿，地閣方圓，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天生的聰俊。有《西江月》為證：

面如梨花初放，貌似芙蓉乍開。
眉清目秀齒白排，勝似金童出賽。
漢朝呂布聰俊，那個誰人見來。
世上罕見這人才，見者無不心愛。

朱孝廉看看二少年，又看看李天賜。看看李天賜，又看看二少年。心中暗想：「他三人歸並一處，好像一母所生。」遂口呼：「賢婿，我看這二少年形容相貌與你相同，極像一脈所生。」這話算是朱孝廉猜著了。當初趙便為母還願，將子擗在火池後，馮氏夫人一胎生了二子：十三歲入了泮，十五歲中舉。今年一十六歲，前來會試。也是天意轉合，巧遇在一座店內。總而言之，是該他一家滿門團圓的年頭到了。閒言少敘。李天賜聞朱老爺之言，遂說道：「天下人的形容相貌相似相同的有的是，就該是一脈所生？那有此理。」不言他翁婿講話，且言這二少年兄名趙天福，弟名趙天祿。聞店東聲音會試舉子投店，即刻走出上房，向外一望。只見一位鬚髮頹白、年約五十以上歲數，後隨一少年，年約二十上下歲數，俱是頭戴頂帽，後有家人牽著馬匹。趙天祿口呼：「哥哥，看這一位老先生後邊，這一少年舉子，與哥哥面貌形容一樣無二，大約是咱的長兄亦未可知。咱何不將他等讓進上房，住在一處，詢問詢問，兄看何如？」趙天福說：「賢弟之言與我心相同。」兄弟二人下了月台，走至近前，拱手口尊：「這位老先生，那位仁兄，將至店內，還未就序，行囊未搬，皆是儒教孔門弟子，何不同住在一處？我弟兄早晚領教。未卜老先生與仁兄意下如何？」朱孝廉未及答話，李天賜說：「這也是緣。就是如此。」遂吩咐家人將行囊搬進上房。

這朱老爺和李天賜同進了上房，那趙天福、趙天祿讓坐，遂分賓主落坐，淨面吃茶。趙天福口尊：「老先生貴處人氏？」朱孝廉說：「敝處濟南府，姓朱名國彬；他是我門婿，沂州府蘭山縣人氏，姓李名天賜。請問二位是那裡人氏？」趙天福說：「所居雖是兩省，相隔亦不甚遠，三百上下路徑。我們是江南樟榆縣人氏，姓趙名天福；那是我胞弟，名天祿。我兄弟二人胸中淺見寡聞，學疏才淺。早晚聆教，懇求老前輩莫要吝教。俺兄弟二人願安承教。」朱老爺笑說：「豈敢！豈敢！我有一句賤言，量你兄弟二人必不見怪。我看小婿和二位形容相貌一般相同，就像一母同胞。」趙天福、趙天祿聞言，一同笑道：「若是得見我那長兄之面，回至家中，和我祖母與我父親說知，定然烏豬白羊，桑盛豐潔，唱戲三天，以答謝天地神祇。咳！我這也是說夢話，是無影之談。」李天賜聞聽趙天福所言，忙問道：「你還有長兄了？」趙天福口呼：「李兄台有所不知。我祖母年邁多病，家又貧寒。我父打魚為生，因母之病許願，若母病癒，情願將兒代母還願娘娘廟，擗與香火池中。果然我祖母病癒。於四月初八日，我父將我長兄抱至荊山娘娘廟。那時我長兄方四歲，至娘娘廟擗在香火池中，一陣火光，一陣狂風，池火已滅，人之蹤影全無，不知生死存亡。後來我母雙生我兄弟二人，至今我祖母想我長兄，淚如雨下。」李天賜方要問話，朱老爺在一旁插言說道：「這也難怪你令祖母，是你令尊心狠，就是為母之病，也不該將兒擗在香火池中。太無情！父子之情已絕。」趙天福口呼：「老先生有所不知。內中情由我雖未見，曾聞我母所言，我父生在今之世，欲學古之道，是效郭巨孝母的故事。我父因貧，每日趕集，買來食物奉與我祖母三餐，我祖母省用，給我長兄吃用。我父見我長兄分祖母之食，才生出絕倫之心，無父子之情。」言罷眼中含淚。不由的李天賜撲簌簌落下淚來，就要哭出聲。朱老爺見此情形，口呼：「賢婿，你的心太軟了。趙兄所言他令尊行孝之事，你為何這樣悲慟？」

李天賜聞朱老爺這一問，連話也說不出來了。停有良久，止住悲慟，將淚痕拭乾，便問：「天福，你那莊離海甚近否？」天福回答：「約有一里。」天賜又問：「那海邊有一沙嶺子否？」天福口呼：「兄台必然到過敝處，不然何以知其底細？」李天賜悲聲言道：「我就是你兄長。想當初，咱祖母領我至沙嶺子扒那小蠍殼玩去。」兄弟三人遂抱頭相哭。哭夠多時，天福、天祿停悲勸道：「兄長不可太傷悲。這也是祖母的陰功，咱父親的孝道，咱兄弟才得奇遇。」朱老爺說：「若論此奇遇，真是少有之事，俱是你們先人的陰德所感。不然那有這樣巧事？賢婿名諱是天賜，你二位胞弟名諱又是天福、天祿。」李天賜說：「我那養身父母半世無子，廣行善事，在靈官殿將我拾回家。成丁時送我入南學唸書，先生因此給我起名天賜。」

天福遂喚店東備辦整豬整羊，三牲祭禮，請了一分紙鏢香燭。店東不敢怠慢，立刻備辦已齊，在院中擺設天地壇，供上三牲福禮。李天賜拈香，焚在爐中，雙膝跪倒。趙天福、趙天祿一同跪下，兄弟三人向空朝天大拜四拜，焚化金銀紙鏢已畢，命店東撤去祭禮，整備杯盤，在上房設座，讓朱老爺上坐，兄弟三人相陪，飲酒談心，閒敘家常，不可細表。

次日禮部投卷，在店中住了數日，場期已到，大家收拾進場。話要簡捷為妙。三場已畢，到了龍虎揭曉之日，前去觀榜，李天賜欽點狀元，朱國彬得中探花，天福、天祿俱會進士。

李天賜誇官三日，三六九日萬歲爺早朝，文武大臣朝參已畢，李天賜當殿面奏龍顏。萬歲閃龍目觀看，乃是新科狀元李天賜。向下問曰：「李愛卿，上殿有何本奏？」李天賜身伏金階，遂將原姓趙，因父為祖母之病許願之事，始末奏明，「欲請假回原籍祭祖修墓，亦不敢埋沒李門宗脈。啟吾主浩蕩隆恩。」萬歲皇爺聞奏，龍心大悅，准奏賞假三個月，假滿回京供職。李天賜金殿謝恩，退出朝來。回店算還店帳，排開執事，鳴鑼開道，出離京城。逢州州官接，遇縣縣官迎，兄弟三人一同朱老爺回家。饑餐渴飲，曉行夜宿，言不盡風霜之苦。

非止一日，來至沂州李家莊自家門首。顏國順出來迎，顏氏婦喜不自勝。兄弟們安排香案，祭掃墳塋，設擺祭品。祭掃已畢，回來歇了三日。李天賜隨同天福、天祿收拾行囊，家中之事托附顏國順經理照管，遂同兩個兄弟赴江南。

不幾日來到江南草雞套。李天賜見了祖母、爹娘，叩頭在地，口尊：「祖母、爹娘怨兒不孝之罪！」黃氏老夫人驚問：「天福、天祿，這是何人？」天福回答：「這就是當初祭火池我那長兄到了。」老夫人半信半疑，天福、天祿將路途相認，一同進京得中之事述說一遍。老夫人大悅，說：「不料我的孫孫還在人世。」一家老少悲喜交集。趙便款待朱老爺，顏氏拜見祖母，又拜了公婆，闔家團圓。眾親友聞知，都來賀喜。設筵款待，各敘離別之苦衷。趙便言曰：「想天賜兒不得第之時，多蒙朱親家撫養，恩如

天高地厚。」朱探花回答：「豈敢！這也是天緣所致，有何恩惠？」二人開懷暢飲，一醉方休。次日備辦祭禮，闔家上墳祭祖已畢。朱老爺住了數日，要告辭回濟南。趙便父子苦留不住，只得收拾行囊馬匹，父子四人送至郊外，朱老爺方乘騎，奔走陽關而去。父子回家，李天賜擇日進京授職。到後來，顏氏生了三子，將第二子承李氏門中宗祧，俱各成名。看至此，遂作詩一首。其詩曰：

恩愛夫妻非偶然，俱是前世結姻緣。
人有好心天加護，勸君行事要周全。
休言上蒼無報應，積功累仁得安然。